

鹿州志

鄜州志序

上古以九州之志為九丘丘者聚也謂聚一方之山川風土奇行
美蹟於其內以謹封守以察時變以昭勸戒也志固從來尚矣鄜
志久湮缺典殊甚嘉禾顧守方

內擢計部討故實而編輯之郡任子于嶠實共事焉帙成以告余
曰善哉其舉也非達於政治之源者不及此矣余備員河西職膺
駐劄欲觀鄜之風土民俗而無所證也以諏耆舊不無遺聽焉欲
觀政治之得失地方之利病而無所稽也以詢道路不無遁情焉
欲觀山川之形勝疆域之廣袤名蹟潛德善言懿行而無所裁也
以陟高山入林麓咨野老不無遺歷焉文獻未足徵正無從志固
序

不啻重歟今觀此書秩然其有倫也錯然其有章也整然傳信不
以飾美而夸勝也天所以覆物物之父也地所以載物物之母也
首列輿圖先之以天文繼之以地理重其所生也詳之以建置安
其處也括之以田賦順其利也臚之以秩官考其政也叅之以人
物表其德也廣之以祠宇通之以災祥綜之以藝文詳其事也此
豈獨為一郡之書哉夫列之以天文地理以備修省以察險易而
敷施有道矣詳之以建置以為城郭以為居室而民義以立矣括
之以田賦以重食貨以安耕鑿而民生以遂矣臚之以秩官以景
高山以標周行而利弊以分矣叅之以人物見善而遷入閭而式
而教化以行矣廣之以祠宇通之以災祥綜之以藝文以正道術

以省疾苦以資察識而酌古徵今無不盡其變矣此豈獨為一郡之書哉以之治郡而郡治以之治諸郡邑而無不可以治也以之治郡而郡治以之治天下九州而無不可以治也何也法令政治之體也風化政治之源也文獻風化之本也未有勸戒昭而風化不樹者未有風化樹而政治不行者簪夫子聽武城之弦歌而愛人易使之說翕然學道蓋喜其達于政治之源也是後也借紀述以為絃歌山高水長化行俗美異日者採風問紀輯新載覲則此書亦可以贊我

國家治教休明之運于萬斯年其賡悠久余故曰不獨為一郡之書

也

序

康熙五年歲次丙午陽月上浣日

賜進士出身分巡河西道陝西按察司副使鮑開茂撰

鄧州志序

余嘗流覽禹貢涉獵圖經及咏歌十五國之篇什而知天下山川
不一致疆域不同軌則壤有異宜賦役有殊等在體國經野問俗
采風者誠未可疎畧以貽窺管之譏也是故代必有史方必有志
所以示推移表建置存文獻備攷求近識變遷興廢之微遠垂聲
造規恢之畧且以振殘敝設險分猷弘制度而覈司存立典章
而籌食貨是州邑紀載之微文實資邦國纂修之大要故孔子刪
詩不遺列國鄭侯入闕止收舊籍良以習尚未宜偏廢世蹟未可
湮泯也然則方州之志所關不綦鉅且重歟粵稽鄧轄延郡上應
東井古屬西雍自春秋而後拓歸內版歷秦而漢而唐而宋莫不
序

補河朔重藩地實阨吭五路控領三秦猶號衝劇其間烟塵亭毒
域社紛更雖盛衰隆替今管無常而人文典秩掌故多傳豈可以
數十年兵戈雲漢之餘梨棗飄零監門難繪遂使一方民物土風
共山榛塞草終於蕪沒也耶余於乙巳秋奉

命守延及入境睹闐闐之荒涼傷蒼黔之寥寂計供納之艱難在今
日車書寰宇中俱不僂見不勝駭然悲復愴然念即欲謀教養於
生聚拯深熱於綏和而四顧蕭條百度叢墮初無措手爰思搜求
舊乘詳定新編庶幾藉以因時制宜興利除弊於諮詢民瘼昭宣
政治之道不無小補而一載以來方煉心於逃荒招墾之煩執筆
於匱絀征輸之令焦勞旁午寢處未遑故採輯雖具其條目尚覲

繆未備乎成模廼州守顧君已先獲我心廊志刻期報竣矣夫顧
君以博雅之才借盤錯之任不立威嚴而吏民自惕不聞拮据而
庶務畢興非其所蓄者宏而所施者裕耶治鄆幾閱七載既已教
化洽臻亦自情形稔悉故州志一書淹貫瞻核莫不網舉目張若
沿革詳而知古今之變田賦備而驗井里之登志物產則不遺乎
地利志郵傳則軫恤於疲殘官師宦秩傳而表儀丕著矣遺事藝
文具而編簡聿先矣訛無不正闕靡不補質不失野文不近華志
也而實史矣前此之淪胥山水板蕩禽花咸登琬琰後此之扶衰
補缺升墜承流漸藉舉修所謂于鱗之於濟南獻吉之於廣陽抑
何足尚乎書甫成而顧君且以版曹郎膺

序

內召矣則是志吉光片羽又非異日訐謨遠累之徵耶余政學不敏無能備贊一辭謹并數言以識岩疆司牧之苦心以勉示於來茲云爾

康熙歲次丙午葭月之朔

中憲大夫知延安府事三韓王廷弼謹

序

刺史顧公之蒞我郡也簡賦均役平刑申教葺敝興廢久之荒者
闢焉流者聚焉獄訟息焉墉峻隍濬社脩祠舉樓觀翳如缺者完
焉又久之士禮民厚工賈坐肆盜背其境教化行焉廼敢同人作
州志溯沿革以記興亡列山川以標形勝稽土田戶口以正稅闡
幽顯徵旌善揚德以勵風化次之城郭橋梁百度脩也終之文藝
徵考備也君子謂顧公善為政夫志顓乎史載乎風而通於政分
例屬事體邇信遠非史之流乎貞淫形諸詩奢儉視其俗可以觀
風焉一於信斷於義率於禮治成制定衆志大同然後法立而可
久蓋治莫大於同民同民莫急於厚生生不植則教不著教不著
序

則民離離則乖離且乖焉訓弗行也是故有政斯有民有民斯有
志且志之作以善政遺之後人者也曹叅守蕭何之法畫一而治
夫前者後之師也法者治之則也無前何法無法何因此志之所
以不可少也鄆故有志燼於兵火將百年耆舊凋殘文無徵焉守
是邦者履境考俗罔據也公為是書條利弊陳得失他日欲較賦
役則問田土戶口欲興禮讓則問風俗議舉廢則先其大者則是
書也其有裨于鄆者多矣予不為序序之曰昔者
師尼父之為春秋也弟子求七十二國實書尚書最古子不師其
體也一本魯史編年為之鄆志亦實書也顧大夫之作將為聖門
之所采擇後之讀者其以予言為然乎

康熙五年歲次丙午仲冬吉日

賜進士出身延安府推官劉翊聖撰

序

序

鄜志修自故明萬口申申為郡先達中丞王公訂定前守閻實叅較之距今八十三載爾時洛中宜三邑亦合而志焉然兵燹之餘散軼多半矣 耿臣蒞鄜之二年歲維庚子

方伯孟津陳公先中丞公曾令洛邑洛之人尸祝者久廣舊編以記遺愛遂先州志而告成 耿臣亦集州紳士而語之曰洛志矣鄜何待邪有教 耿臣者曰城池尚爾圯也井幹尚爾墟也公署廟學尚爾荆榛也暇為此乎 耿臣唯唯越數載年漸豐人民漸聚向之廢者亦稍稍以舉矣毀者亦稍稍以理矣各上臺加惠元元政平人和百廢具興取舊志而編輯之正其時序

也乃請命於

上臺以屬之任子于嶠朝訂久証殫力竭神考之殘志而不得者
或訪之耄耄而得焉訪之耄耄而不得者或索之碑石証之別籍
而得焉實者取之偽者黜之疑者辯之事闕三邑者姑闕之列為
八卷析為六十四條每條之下詳為紀述亦如綱目大書小書之
義是役也剗剗之費耿臣捐俸以倡而薦紳齊君大岳陳君王猷
惠君先先咸樂為襄事諸生齊子國侯楊子蔭階較錄與有勞焉
始於丙午之春至仲冬而竣役任子問序於耿臣耿臣曰斯志之
有關於政治有裨於風教
各上臺錫以弁言亦既剗切詳明光榮全乘矣又何贅哉惟是中

丞公修葺以來閱八十餘年不為不久任子積一歲之功廣蒐博採不為不詳而邊鄙荒殘文獻無考猶有缺略之憾則踵事增華寧不藉於後賢邪廊人士沐

本朝休養深恩既渥且厚固已家弦誦而戶含鼓矣將見荒蕪之日壘也生齒之日繁也名臣良士行可法而言可傳也嗣此生斯土者與官斯土者因茲簡編益所未備以山川風俗之書為潤色鴻業之助耿臣不敏竊有厚望爾

康熙五年歲次丙午仲冬吉旦延安府鄜州知州顧耿臣謹撰

鄜州志序

志如乘所以云載也亦如鑑所以云勸懲也乃其體昉于八表十
書之史而作者不一其人工拙殊焉知罪判焉往往述古則易攷
今為難非所見之難于所聞所聞之難于所傳聞也以
聖尼^師父之春秋定哀之間多微辭是故旁引曲喻則不直激切剴
口則傷厚且以志之比于藥石也疾病必攻療治各異志無適于
用無益于治裨矣吾不欲觀之矣然則沿舊難于博摭作新難於
諧時天下之志皆爾况一郡之細欲兼三長乎予李翟秦往來鄜
時諮諏州人惟是地方利害戶口盈縮風俗隆污政事因革人文
衰盛與鄜守共勉于夙夜至於古蹟不皇遊覽山川不皇吟咏顧
序

大夫以鄜志見諗且求為序周覽卒業蓋不勝星土地形之感焉
廷之為州者三綏德在北葭州在東實為重地金明之屏障也鄜
則腹矣亦三輔之屏障也刺史專城其任不輕又以憲使駐節于
其中州之屬邑三山川繡錯道塗絡繹望橋陵挹壺口唐有子美
之跡宋存經略之事凡詞人之品藻名臣之敵略鄜州雖一區可
以觀矣顧大夫以東南名家政舉循臯于其暇日作為此書固簡
賦均後平刑申教葺敝興廢之懿則也謂非通於政邪夫不自政
而謀人政者昧也有政而秘不以公諸人者私也二蔽去而六懿
彰故君子謂顧公善為政志八卷數閱月而成是年也會公晉戶
部員外郎將行則謂楊子曰史之義示鑒垂戒予豈敢哉亦將於